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卡夫卡精选集

高中甫·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卡夫卡精选集

高中甫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精选集 / (奥)卡夫卡著;高中甫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4(2010.1重印)
ISBN 978-7-5402-1680-1

I. 卡… II. ①卡… ②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63 号

卡夫卡精选集

作 者 [奥]卡夫卡
译 者 高中甫等
责任编辑 里功 张红梅 倪新玉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4
字 数 64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编选者简介

高中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三三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文学专业。

论著有《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歌德接受史》、《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与人合著)、翻译有《亲合力》、《莱辛寓言》、《青年德意志》(勃兰兑斯著)、《海涅评传》、费·胡赫所著的传记小说《贝多芬》、《莫扎特》以及《未来的同时代人——马勒》等，编选有《易卜生评论集》、《茨威格文集》(七卷集)、《茨威格小说全集》、《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选》(五卷本)、《变形记》等。

译者简介

孙坤荣，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李文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宁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 张 黎 罗新璋 罗 芃

金志平 赵 珩 柳鸣九 高 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 路英勇

“书系”主编简介

柳鸣九，我国著名的学者、理论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长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学评论集、散文集、译文集总共四十余种，如《法国文学史》（三卷）、《理史集》、《凯旋门前的桐叶》、《走近雨果》、《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小说选》、《萨特研究》、《法兰西风月谈》等等。

其作具有理论气势、独创见解与斐然文采，在本学界有“著作等身”之誉；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是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被公认为“具有学术胆识”；是外国文学研究翻译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所创办并主编的大型译著项目共有十余种，其中获国家图书奖或国家级图书奖者，已有五种，如《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曾于二〇〇〇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



卡夫卡像



十岁时的卡夫卡和妹妹瓦莉（左）及艾丽（中）



卡夫卡（1906年获博士学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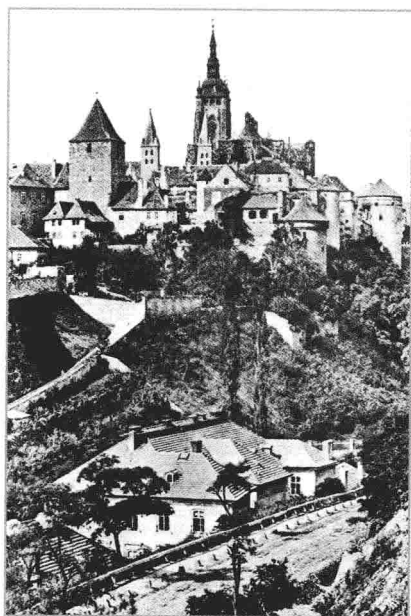
卡夫卡进入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的照片



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菲莉斯 (1917)



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洛德



卡夫卡最喜欢散步的小路
(通往布拉格绍特公园)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 选 者 序

高中甫

卡夫卡,其人不可做寻常看。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本人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是再平常不过了。

一八八三年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德语文科中学;一九〇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一九〇六年被授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一九〇八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病逝,终年只有四十一岁。在这短暂的生涯中,富戏剧性和令人惊愕的是他的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一九一四年六月他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可七月就宣布解除婚约;一九一七年,又是六月,他再度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可这一年的十二月就又宣布婚约告吹;一九一九年五月,他与尤丽叶·沃里泽克订婚,教会还宣布了他们的结婚预告,卡夫卡为结婚找到了一套房子,然而就在临结婚前两天,当他发现这套房子已被租给别人时,结婚中止,随之,婚约到一九二〇年夏天也就解除了。卡夫卡的一生,既没有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什么骇世惊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既非功成名就,亦非默默无闻。从形而下来看,一常人也。然而从精神层次来进行观察却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憎恶现实,而显得无奈、痛恨社会,而又心存恐惧的人生。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

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这辛酸是思想的辛酸,这坎坷是精神的坎坷。

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对犹太教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个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白领人,他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公务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无法完全从事创作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正如他是一个二元帝国的臣民一样,他的内心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无归属感,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便成为这样一种性格的衍化物。

他是犹太人,生于布拉格,受的是德意志教育,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都混杂于一身,都在他的精神上自觉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就使他成了一个多重的无归属感的人,成了一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是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在另一封同样是在晚年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写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作祖国。”^①

在这个他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世界里,在他诞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里,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陌生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记(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里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意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在学校里,虽然友爱和善,但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同学伙伴保持疏远和陌生。这种人生体验和生活感受,不仅表现在他的待人处世,流露在他的书信、日记里,更见之于他的作品,《失踪者》中主人公罗斯曼之在美国,《判决》中主人公本德曼之对父亲,《变形记》中主人公萨

^① 转引自《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第三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陌生感得到了艺术上的充分展示和表达,并且,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卡夫卡本人的影子。

当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从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己的世界,这样孤独感便成为一个必然的产物。表现在卡夫卡身上,他便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不仅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对此做了这样形象的表述:“……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己,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① 青年时期,他渴求爱情,但几次婚约和几次解除婚约表明,他更渴求孤独。他在日记里(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五日)斩截地写道:“我将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不同任何人讲话。”这不是他的一时愤世嫉俗之辞,而是他心底深处的声音。在他逝世前三年,他在日记中对孤独感做了这样的美化:“与其说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哉。与鲁滨逊的孤岛相比,这块区域里显得美妙无比,充满生机。”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是抗拒现实的一种外化形式,是一种心灵上的追求,一种内省的需要。他在给他的好友勃洛德的信中说得一语中的:“……实际上,孤独是我惟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② 他把自己看做是在夜里、在大山之中失群的一只羊。(日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九日)这种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孤独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他的长篇,如《失踪者》、《城堡》,中短篇,如《变形记》、《单身汉的不幸》、《最初的痛苦》等,孤独感都是复调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声部。

在卡夫卡的一些作品里,在他的日记、书信、杂感中,读者感受到或一再遇到恐惧这种情感,这个词儿。恐惧外部世界对自身的

① 《卡夫卡》,瓦根巴赫著,韩瑞祥译,第六十八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 引自《卡夫卡集》,第四二六页。

侵入,恐惧内心世界的毁灭,恐惧表现为诸种形式的社会存在。正因为他受到恐惧的左右,于是他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他所遇到的人们眼中正常的一切,他对自己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恋爱、婚姻、职业,甚至他视为生命的写作,都怀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他写道:“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所抱的对人的要求,其本身就正在恐惧。”这是他给勃洛德的信中的一句话,在给密伦娜的信中他进一步谈到恐惧的普遍性,他写道:“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叙述一些藏在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骨子里所经过的一切。是的,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说及的,现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①卡夫卡把写作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是维持他生存的形式,然而恰恰又是写作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对他来说,写作成了为魔鬼效劳而得到的一种奖赏,是一种带来死亡的恐惧。他渴求爱情,渴求建立家庭,然而也正是由于恐惧,恐惧爱情和家庭会使他失去自由,会影响他的写作而迟疑并最终放弃。对卡夫卡而言,恐惧无处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是如此,并且它已成为他潜意识中的一种追求了。这样,他就视恐惧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写道:“……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②在这段话里,恐惧已经失去了它字面上通常的意义了,它已成为卡夫卡存在诸元之一,而他的作品,如英国学者伊·帕瑞所说的,则成了恐惧的一种表现形式。^③哲学家把恐惧和绝望看做是对一个破碎而无意义的世界的回答,卡夫卡便生活在这样一个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转引自《卡夫卡集》,第二十页。

② 同上,第二十八页。

③ 见《论卡夫卡》,叶廷芳编,第二三四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破碎的世界里,而他本人的本质,他自己便使用了一个词来表述,这就是恐惧。^①

卡夫卡,其作品不可做寻常读。

卡夫卡英年早逝,仅活了四十一个春秋。从他一九〇三年开始写第一部作品《一次斗争的描述》到他逝世前一九二四年完成的《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只有二十一个年头。他从来没有成为他毕生渴求的一个职业作家,始终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多,除了一些中短篇以及速写、随感、箴言、札记,就只有三部长篇,且均没有最终完成,这就是《失踪者》(亦题为《美国》1912—1914)、《诉讼》(1914—1918)和《城堡》(1922)。总共起来,如以中文计,也就是百多万字。即使把他的日记、书信都包括在内,也就是三百万字左右。比起他的同时代的一些德语作家,如曼氏兄弟、黑塞、杜布林、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等人,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是这数量不多的作品为卡夫卡死后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因此,我们对他的作品不能作寻常谈。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通常意义的作品,他笔下的现实是一个被扭曲的现实,他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梦魇的世界。读他的作品绝不是一种消遣,不仅仅是费力、费心,有时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呢。据说爱因斯坦在谈到卡夫卡的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它反常得叫我读不下去,人的脑子还不够复杂。”^② 爱因斯坦尚且如此,遑论我们一般人呢。然而正是因此,他的作品更吸引读者去接受,学者去阐释,作家们去从中借鉴。

卡夫卡的作品难以理解,这已是评论界所公认的了。他的作品之所以难懂不仅仅在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反常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倒置的世界,而还在于你无法具体地真正地把握它,这

^① 《论卡夫卡》,第二十八页。

^② 参见 P. W. 斯托尔曼:《饥饿艺术家》,引自《卡夫卡集》,第一五九页。

个世界图像太过于庞杂和怪诞了。“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① 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希冀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去寻求一个终极的意义,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会学的、美学的),都会成为解读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会满足于用“仇父情结”或“审父意识”来概括《判决》,同样不会满足于用异化来对《变形记》做终结式的结论。短篇《饥饿艺术家》是物质战胜了精神还是追求艺术上至善至美? 因此,我们在读时会感到困惑,也许你读了几篇也感到莫名其妙,一片懵懂,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你在阅读中间,你在掩卷之后,定会产生某种情绪,你的感官必定有所反应:或者惊愕(如读《变形记》),或者恐怖(如读《在流放地》),或者悲哀(如读《判决》),或者痛苦(如读《审判》),或者皱眉(如读《一次斗争的描述》),抑或沉思、叹息等。总之,你必受触动,必有一得。之后,你不妨再理性地去对它们进行你自己的阐释,绘出你自己的卡夫卡像来。

卡夫卡所构建的是一个象征的、寓意的、神秘的、梦魇般的世界。那里面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有离奇怪异的场景,有超现实,非理性的情节,有形体上和精神上“变形”了的人,人物有荒诞的非逻辑的行为举止。有人格化了的动植物。《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居然一天清晨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诉讼》中的主人公突然被捕,被审讯直至被处决,到死仍不知为何。《判决》中主人公本德曼被父亲判决投河淹死。《在流放地》、《地洞》、《致科学院的报告》、《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几乎每一篇莫不如是,都是一个被扭曲的世界,都是被扭曲的心灵。然而,这些,恰恰这些在正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发生的,在卡夫卡笔下却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酷似,特别是整体上的可信性,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种精神上的震撼的力量。反常

^① 加缪:《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引自《论卡夫卡》,第一〇三页。